

館際交流

香港中山圖書館舊籍入藏記



圖一 香港中山圖書館位於九龍界限街的舊址 駱雅雯主任提供

子山遙遙相望：一樓為普通閱覽室，分東、西兩翼，東翼為中文圖書閱覽室，西翼為西文圖書閱覽室，開架陳列各類圖書，除供一般讀者作讀書場所外，兼辦期刊閱讀。備有最新普通期刊百餘種供閱；二樓設有參考閱覽室、研究室、辦公室及館長室等。參考室亦按中西文分置東、西兩

翼，採閉架式管理；四周圍繞柚木書櫃二十四座，陳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院典藏，於一九八六年授權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及其珍本十二集，頗為古雅美觀。研究室設於西翼，係專為本港各私立大學院校研究所之師生而設，須由研究所所長具函推薦，始可申請使用；三樓西翼為線裝書書庫，內有柚木書櫃八十一座，作十三行排列，井然有序，全部採閉架管理，以示珍藏之意。東翼為文教展覽廳，兼作演講廳及學術研討會場所。（圖一）該館藏書情況如下：

回顧本館成立之初，即由中國文化協會列冊移交圖書六千七百四十五冊，孟氏圖書館列冊移交圖書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冊，另有期刊及裝訂報紙一批，經譚維漢董事負責點收完畢，即加蓋本館戳記，編目收藏；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承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慨允年捐本館圖書購置經費新臺幣一十萬元；其後增為十

一、香港中山圖書館
初次聽到「中山圖書館」，直覺有點熟悉，但又有點兒陌生，熟悉的的是「中山」二字，陌生的卻是網上查不到任何相關資料。原來中山圖書館，是位於香港九龍的一座私人圖書館，隸屬於香港中國文化協會，而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則是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華救助總會前身，以下簡稱救總）於一九五六年捐助成立，演變至今，全名為「中國文化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山圖書館舊籍入藏記

盧雪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召開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大會，會中中國文化協會主任委員黃麟書（一九八三—一九九九）、（註一）副主任委員許孝炎等，建議籌設永久性學術文化機構，表達香港人對國父的崇拜，並獲得與會者張向華將軍與徐季良先生等賢達的支持，決議籌辦。事情湊巧，當時位於九龍界限街的孟氏圖書館（Mencian Library）因故停辦，中國文化協會遂與孟氏教育基金會主席凌道揚（一八八八—一九

九三）洽商，（註二）最後決定沿襲孟氏圖書館舊藏，成立「中山圖書館」，作為紀念國父之永久性機構。一九六八年，中山圖書館董事會正式成立，除由文協主委黃麟書擔任董事長外，並公推凌道揚為館長，於一九七〇年元旦正式開幕對外開放。根據《香港中山圖書館簡介》的記載：

香港中山圖書館位於九龍界限街一七三至一七四號，總面積為五百四十三點二平方米，乃一西式

三層建築物，北臨界限街，與獅

五萬元；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由救濟總會（筆者按：即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撥助購書經費港幣八十萬元，是年夏間，中國文化協會遷址，又移贈圖書八百四十冊，期刊一萬零三百四十七冊，又該會舉辦中國名家書畫刊展覽結束後，書籍二千一百八十一冊，雜誌五百八十一冊，亦全部移贈本館；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五月間，本館以港幣二十萬元收購黃華表（註三）璧山閣所藏之線裝書一千三百五十八種，七千二百零九冊，連同其遺屬附贈之圖書一百一十八種，二百五十一冊，合計七千四百六十冊。該款項係由本館自行籌募二十萬；其餘半數則由救濟總會撥助；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二月，張向華夫人捐贈本館張氏生前藏書九百六十五冊，其中以各種碑帖最具價值。

從上文記述得知，圖書館成立之初，便具備相當規模，其後經過二十餘年的徵集，至一九九〇年藏書總量已經

館際交流

香港中山圖書館舊籍入藏記

的規模與設備時，不僅深受感動，而且衡量中國文化協會及中山圖書館現況，實在很難達到故宮保存古籍的水平，因此回港後撰寫專案向協會董事會建議：為永續保存中山圖書館館藏，應為餘藏舊籍尋找更合適的收藏處所，而故宮正為首選，如此中山圖書館的珍貴線裝舊籍方能瓦古長存。其後經過一年多的溝通及努力，二〇〇九年三月，八千餘冊線裝舊籍運抵本院，為中山圖書館贈書再添一筆佳話。

目前中山圖書館館藏仍相當豐富，正常之閱覽提借仍持續辦理中，不過在經過整體評估後，圖書館已走向社區化，與民眾結合，提供空間並籌辦各項活動，融入在地社區生活中。

二、入藏始末

二〇〇七年十月中，本院圖書文獻處突然收到一紙洪秀柱委員的手箋，要我們接待來自香港中山圖書館的駱雅雯主任，簡報本院善本舊籍的保存方法與環境，當時筆者立刻上

報，經院長同意後，隨即帶領駱主任進入庫房參觀。駱主任參訪本院庫房以後，向我們說明中山圖書館館藏與現況，也口頭邀請本院派遣版本目錄專家赴港協助判別。

駱館長回港後，即寄來該館中文線裝舊籍目錄，經統計達二千八百部，且經、史、子、集各類俱備，有些更是國內公私藏未見或不易蒐訪到的，引起本院同仁極大的興趣。二〇〇八年四月，中國文化協會董事主席葛雨琴女士及張正中董事等赴港洽公，（註六）邀約本院同仁一同前往，於是由于馮明珠副院長帶隊，本院資深版本目錄學專家王福壽先生及筆者同行，參訪了中山圖書館。

圖書館位在九龍窩打老道上的一棟極具規模的住辦混合式大樓（怡安閣）的三樓，樓層面積不小，除了一般中文洋裝現代書開架陳列外，並有三間書庫專門存放線裝舊籍。當我們一行到達時，由於部份線裝舊籍才剛剛拆箱，未經上架，因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堆置在桌面上的線裝書，然後便是塞滿三間書庫，數十個書櫃



圖二 中山圖書館舊館之中華文物展示廳 駱雅雯主任提供



圖三 中山圖書館新址位於九龍窩打老道 駱雅雯主任提供



圖五 左起王福壽、王喬涵（中華救總社員工）、馮明珠副院長、筆者與駱雅雯主任攝於香港中山圖書館入口處，2008年4月。



圖四 中山圖書館窩打老道現址內之閱覽室 駱雅雯主任提供

達到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冊，幾乎是原來的二倍半。至於藏書種類，除了一般現代中文書刊外，英文書和線裝舊籍數量也相當可觀，據一九八四年《香港中山圖書館圖書總目錄》，當時線裝書總藏量約三萬餘冊，（註四）英文書總藏量則約為兩萬餘冊。（註二）

九〇年代以後，由於香港地區公共圖書館普設，加以香港即將回歸，當時線裝書總藏量約三萬餘冊，（註四）英文書總藏量則約為兩萬餘冊。（註二）

中山圖書館開始處置其珍貴特藏。一九九五年，首先將包括明刊本六種以

及清刊本一百二十六種，總計一千零四十三冊（註五）的珍貴舊籍捐給國家圖書館。二〇〇〇年，中國文化協會

部分經費來源中斷，為撙節經費，一方面將圖書館遷址，（圖三）另一方面則謀思未來如何發展並繼續處置珍貴特藏。二〇〇六年六月，贈予香港大學館藏英文圖書一千三百七十二

冊；同年十一月又贈予香港嶺南大學館藏英文圖書二千一百八十四冊；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將餘藏英文圖書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九冊悉數捐予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

就在辦理暨南大學贈書的同時，中國文化協會董事兼圖書館主任駱雅雯女士經洪秀柱委員介紹來到本院參訪，目的是瞭解故宮收藏古籍的方法與環境。當駱主任看到故宮善本庫房

館際交流

香港中山圖書館舊籍入藏記



圖九 2009年3月12日，假本院記者招待室舉辦捐贈記者會，圖左至右為周功鑫院長、洪秀柱委員及葛雨夢董事主席。



圖八 2009年2月，本院同仁三度赴港正式點收捐贈舊籍情形，左起筆者，包裝運輸公司職員與陳桂雲編審。



圖六 2008年4月本院王福壽先生向張正中董事介紹古籍



圖十 《二曲集》四十六卷，(清)李顥撰。清光緒三年(1877)信述堂重刊本。李顥，字中孚，陝西藍屋人，稱二曲先生。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為清初三大儒，是明清之際頗有影響力的教育家，《二曲集》為其著作總集。

三、捐贈內容價值舉隅

(一) 清人文集

共七百八十五種，二千一百三十

三冊。

本院典藏古籍源自清宮，故而清代文人詩文集較少，相對於同時期產生的清代官書或檔案收藏幾乎不成比例，因此中山圖書館捐贈除充實院藏外，對於清史研究亦頗有助益。再者，捐贈書籍中，有好些

箱，隨後於三月初運送抵臺。經過必要的海關查驗手續後，接著於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八十四周年紀念日，假本院記者招待室舉辦「中國文化協會捐贈線裝舊籍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此樁藏書界盛事。目前故宮正積極辦理清潔、除蟲、分級、審查等必要的入藏手續，期待能儘快編目公開，嘉惠學林。(圖八、圖九)

箱，隨後於三月初運送抵臺。經過必要的海關查驗手續後，接著於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八十四周年紀念日，假本院記者招待室舉辦「中國文化協會捐贈線裝舊籍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此樁藏書界盛事。目前故宮正積極辦理清潔、除蟲、分級、審查等必要的入藏手續，期待能儘快編目公開，嘉惠學林。(圖八、圖九)



圖十一 《二曲集》四十六卷，(清)李顥撰。清光緒三年(1877)信述堂重刊本。李顥，字中孚，陝西藍屋人，稱二曲先生。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為清初三大儒，是明清之際頗有影響力的教育家，《二曲集》為其著作總集。



圖七 2009年1月，周功鑫院長(前排中)邀約葛雨夢董事主席(前排右)、張董事正中等中國文化協會人員來院商討捐贈事宜。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周功鑫院長特別邀請葛董事主席、國監事主席、張秘書長及相關人員等到院，並由筆者與王福壽先生提出在港整理造冊的專案報告。(圖七)二〇〇九年二月，筆者與陳編審桂雲三度赴港，將原先的一百一十八箱，總八千二百三十八冊舊籍，改裝成一百一十六

箱，隨後於三月初運送抵臺。經過必要的海關查驗手續後，接著於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八十四周年紀念日，假本院記者招待室舉辦「中國文化協會捐贈線裝舊籍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此樁藏書界盛事。目前故宮正積極辦理清潔、除蟲、分級、審查等必要的入藏手續，期待能儘快編目公開，嘉惠學林。(圖八、圖九)

我們一行人在香港勾留兩日後返回臺北，但中山圖書館豐富的典藏則一直縛繞在我們的腦際。(圖五、圖六)經過四個月的沈寂，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七日，機會再度降臨，救總監事主席國永超先生造訪本院，馮副院長有機會向國先生重提及此事，方知原來協會早就決議將所藏清人文集悉數捐給故宮，只是還未告知本院而

我們一行人在香港勾留兩日後返回臺北，但中山圖書館豐富的典藏則一直縛繞在我們的腦際。(圖五、圖六)

已經。十月一日，馮明珠副院長帶領李天鳴處長、林夫人科長、王福壽副研究員以及筆者一同前往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的救總總會，與協會相關人員商議捐書事宜，會中確認捐贈清人文集二千餘冊及民國出版《四部叢刊》初刊本四千餘冊，捐贈案至此大底定。

同年十二月，筆者在經過必要的公文往返程序後，偕王福壽副研究員、陳編審桂雲三人一度前往中山圖書館。由於圖書數量及類別龐雜，故重新整理造冊，類分成三大項：(一)清人文集(二)四部叢刊(三)其他捐贈綠裝舊籍，總裝成一百一十八箱後，於中山圖書館內另闢專區暫時存放。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周功鑫院長特別邀請葛董事主席、國監事主席、張秘書長及相關人員等到院，並由筆者與王福壽先生提出在港整理造冊的專案報告。(圖七)二〇〇九年二月，筆者與陳編審桂雲三度赴港，將原先的一百一十八箱，總八千二百三十八冊舊籍，改裝成一百一十六

館際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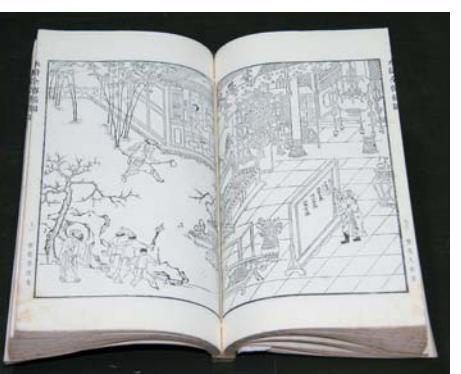
香港中山圖書館舊籍入藏記



圖十四 《杜工部集》二十卷，(唐)杜甫著。清光緒二年(1876)粵東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
清中葉後廣東公私刻書事業蓬勃發展，翰墨園乃其中著名書坊，擅長套色印刷。本帙正文墨色印刷，輯明末清初五家學者評點，以紫、藍、朱、黃、綠色套印，六色分陳，紙色潔白，字大行疏，各家評點套色後十分醒目，為廣東套印書籍尤精美者。



圖十五 《增訂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明)凌稚隆輯，李光緝增補。日本明治二年(1869)東京玉山堂
據鶴牧修來館藏版重印本。
明代凌稚隆(生卒年不詳)蒐羅各家研究《史記》之評論，輯校成《史記評林》，資料豐富，為研究
《史記》重要參考著作。此書在日本經多家書商翻印，本部以日本紙印刷，印刷裝訂相當精美。



圖十六 《水滸全傳插圖》，陳啓明輯。1955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本。
1955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明代版畫，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楊定本《忠義水滸全傳》全部插圖影印，此為當年第1版第1刷，白紙線裝，印刷精美。

以存舊書面目。初編收書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續編收書十七種，一千四百三十八卷，三編收書七十七種，一千九百二十卷。在古書日益消亡，涵芬樓所藏又燬於戰火的今日，這部叢書的傳存對古籍考訂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圖十二)

(三) 其他捐贈圖書

共一百七十五種，一千九百八十七冊。

中山圖書館古籍善本多來自個人收藏或私人圖書館館藏，其間多有國內各公藏單位未見之刻本秘笈，文獻方面多採集清末民初嶺南私家刻本、鄉土文獻，版本方面則注重清刻各式套印本及善本影印出版者，例如粵東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刊)，除以墨色刷印正文外，並用紫、藍、朱、黃、綠色五色套印明末清初五家學者評點，六色分陳，加以紙色潔白，字大行疏，各家評點套色後十分醒目，相當精美。其他又如《景印巾箱八經》、《汲古閣景宋鈔本》、《南宋群賢六十家小集》、《宋黃善夫本史記》、《宋本南華真經》，以及一九二

奇逢(一五八五—一六七五)、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並稱清初三大儒)的作品——《曲集》(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信述堂重刊本)；另還有書法名家魏廷槐(一七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刊本)，以及凌揚藻(一七六〇—一八四五)的《海雅堂集》(一八二一—一八五

四九—一八二七)的《敬學軒文集》(一七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刊本)，以及凌揚藻(一七六〇—一八四五)的《海雅堂集》(一八二一—一八五

〇年，清道光間刊本)，足見七百八十五種捐贈中極可能還有相當比例是臺灣地區不易得見，甚至是全世界孤本的可能性。(圖十、十一、十二)

(二) 四部叢刊

含初編、續編、三編，共四一一八冊。

《四部叢刊》是名版本學家張元濟(一八六七—一九五九)主編，商



圖十三 《四部叢刊》，張元濟主編，初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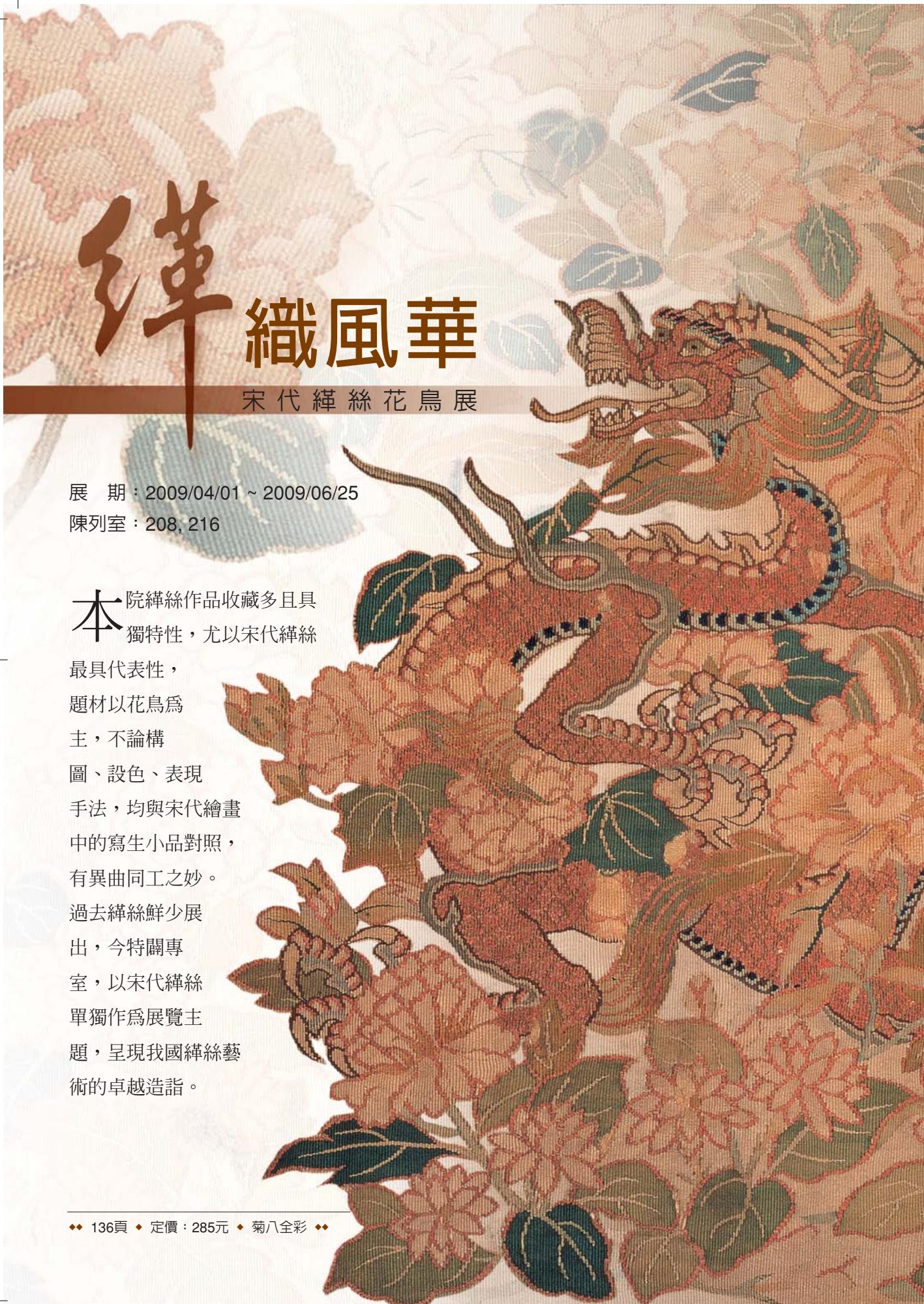


圖十一 《敬學軒文集》十二卷，(清)龍廷槐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本。
龍廷槐(1749-1827)，字沃堂，廣東省順德人。進士出身，名書法家，其楷書作品現藏廣東順德博物館，著有《敬學軒文集》。



圖十二 《海雅堂集》五種五十八卷，(清)凌揚藻著。清道光間刊本。
凌揚藻(1760-1845)，字譽劍，號橐洲，廣東番禺人。幼負異稟，擅長詩作，除本帙外，亦著有《橐洲詩略》六卷，《橐洲文略》十六卷，續編十二卷，《四書紀疑錄》六卷，《春秋呂覽鈔》十二卷，及《蠹勺編》四十卷等。

務印書館輯印，民初最著名，品質最佳，數量最多的古籍叢書。共收書四百七十七種，一九一九年開始編印，一九二二年出版初編，一九三四年出版續編，一九三六年出版三編。收書底本為涵芬樓(註七)及國內其他藏書家收藏的宋、元、明刻善本，包括宋版四十五種，金版二種，元版十九種，影寫宋版十三種，影寫元版四種，元寫本一種，明寫本六種，明字本八種，鈔校本二十五種，高麗刻本七種，釋道藏本四種，及其他一些明清精刻本，縮印成大小等式的本子，並載原書尺寸大小於每書首頁，



圖十七 2009年3月12日捐贈記者會現場書籍展示

註釋：

- 一、黃麟書，廣東人，191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經濟系，著述甚豐，著有《秦皇長城考》、《邊塞研究》、
- 二、凌道揚，中國近代林業科學之先驅，耶魯大學碩士，曾參與創辦香港崇基書院，1955年出任崇基書院校長。
- 三、黃華表（1897-1977），廣西梧州人，字二明，別字仲光，寶名壁山閣。廣西省教育廳長、南寧師院院長、浙江省政府秘書長，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1964年曾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著有《離騷四釋》。
- 四、中山圖書館之編目方式係採用賴永祥之「中國圖書分類法」，線裝書亦同，有別於古代善本舊籍之編目方式。此外，該館「線裝書」時代包括1911年以後出版之線裝書籍，故所稱線裝書不全然為中國古籍。
- 五、捐贈資料係參考國家圖書館網站。
- 六、葛雨夢女士，曾任立法委員，現任中華救助總會理事長兼任中國文化協會董事主席。張正中先生，現任中國救助總會秘書長兼任中國文化協會董事。
- 七、涵芳樓，初名涵芳樓，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藏書樓，創設之初（1907）只為提供印書館編譯查檢資料之用，而後善本收藏日多，1926年擴建為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室仍稱涵芳樓。一二八事變時（1932），商務印書館總廠、編譯所及東方圖書館皆為日軍炸毀，涵芳樓所藏善本除珍藏在銀行保險箱的孤本外，盡數付之一炬。

（感謝葛雨夢女士提供中山圖書館舊址照片及提供有關
館藏及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圖書文獻處助理陳偉仁先生
代為查考台灣地區善本舊籍公藏目錄、清人文集等相
關資料。）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感謝葛雨夢女士提供中山圖書館舊址照片及提供有關
館藏及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圖書文獻處助理陳偉仁先生
代為查考台灣地區善本舊籍公藏目錄、清人文集等相
關資料。）

四、結語

香港中山圖書館的捐贈是圖書文獻處繼一九八三年，國防部捐贈舊籍一萬八千零四十七冊，二十六年以來的最大宗捐贈，意義非凡，也大大彌補了本院舊藏典籍的缺憾。回想三度赴港，從目驗，到整理造冊，最後終於順利裝箱，運返本院，筆者不但躬逢其盛，並得到多方面的協助。正如周功鑫院長在捐贈記者會上所說的：

一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之百衲本二十四史（八百一十四冊）等，都是民國初年相當著名影印古籍。此外，東京玉山堂據鶴牧修來館藏版重印本《增訂史記評林》（一八六九年，日本明治二年），具濃厚的日式裝幀風格，國內亦相當罕見。（圖十四、十五、十六）

在感謝中國文化協會的同時，也請捐贈者香港中國文化協會所有理監事放心，你們為這批書籍找到一個最好的新家。圖書文獻處將儘速整理開放，舉辦特展，並逐步進行數位化，讓全世界的讀者都可以通過網路點閱這批捐贈，作為這段贈書佳話的迴向。